

茶的聯想

陳建熊榮譽校長

那夜難得賦閑在家，燈下翻閱報刊雜誌，喝着榮先校監早前送我的「岩中玉兔」，確是好茶。還記得校監曾笑對我說：「德昭舅父在生時，曾多番囑咐，『玉兔』真名茶美物也，不好輕易送人啊！知您好茶，我今就拿來送您呢！」喝着、想着，心中就有點忐忑戰兢，恐怕暴殄天物。

報載，曾獲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一行禪師，最近訪港，引起哄動。禪修講座，頗顯智慧，聽眾湧至，大有逼爆「紅館」之盛。

一行禪師擅於以淺白和實用的生活小事，幫助人感悟生命。淺白的事例，啟迪出人生哲理，可參見智慧，其中的意義，當是超越宗教的。禪師把2013香港之旅的主題定為：「Happiness is the way」。他曾說：「There is no particular way to happiness. Happiness is the way.」意思是說：「世上無特定追求快樂的途徑，因為快樂本身已是方法。」頗有點禪意的玄味。真的，我們不需要刻意追求快樂的方法。快樂在於一個意念，就是在生活和工作 中，感受着意義和快樂。

聽說，一行曾以泡茶論說人的生死意義。他以茶葉做比喻：沸水泡茶，茶葉在水中蕩漾，升沉飄浮間，精華盡滲水中。我把茶喝了，我成為了茶葉的延續。茶葉泡多了，茶就變淡了，茶葉已非原來的美物了。人的一生，經歷歲月如流水的沖刷，人生到了盡頭，特別是死後，身體只是一些殘餘物一般，軀殼了無多大意義。但是，重要的是，茶葉的精華已隨着沸水散開，滲透滋潤了飲者的生命。換句話說，茶葉完成了它的使命，茶餘的處置也就毋庸細究。大師續說：「人世間沒有死亡，只有轉化，看透了生死，我們才會幸福快樂。」

凝視眼前杯中的茶葉，搖曳飄墜，錯落有致，纖姿彷彿散落着虔誠的禪意，觸起我對教育志業的聯想。

今秋以後，我將要進入「古稀」之年。今夜，也就是我服務教育四十五周年的前夕。思前想後，心中滿懷感恩。教育的意義，莊嚴而厚重。我以教育為志業，一路走來，簡單而專注，度過了一生主要的工作年日。我常想，只要把自己看為要緊的、具有意義的事做到最好，我便看自己的生命是歡快的、成功的了。我一生認定的，祇是一個「教」字，它展現兩條腿，就是在「教育」和「教會」的圈場中遊走。長時期以來，家庭生活以外，我的時間和精神多花在校園與教會裏。至於「教育」，我伸出了兩隻手，就是去抓「學校基礎教育工作」(Foundation Education) 和「教師教育工作」(Teacher Education)，主職在中、小、幼校園擔任教育行政和學校管理工作；公餘，就專注為政府和大學擔任校長及教師培訓的專業服務。除了教育專業團體，我從未涉獵「社區服務」。對於教育事奉，我是專一的。四十五年來，我在香港、澳門和多倫多服務了八個中、小、幼校園；在遍歷港澳大學教育學院的教師教育中教學，與成千上萬的青、少、幼學生及教師彼此砥礪，互勉生命的發煌，以陶行知的胸懷：「捧着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勤惕自勉，對於學生，總以「持而不有」的態度，嘗試做好聖經托付的「管家職份」。在不同的校園裏，多少個靜寂的黃昏，師生已回家去了，然而，我感到，學生的精靈仍然迴盪着，輕觸着教育工作者的靈魂，鑽進了我們教育工作者心靈的深處，感動、激勵着我們。師生相濡以沫，授、受者將生命延續着，就像茶葉滲融在水中，滋潤了飲者，生命的精華，默默地在校園的師生相交互動生活中散開，相互滲透滋潤着，延續到永恆。藉着教育，生命靜靜地在轉化、寬化和深化，祝福着人類和社會。

夜深了，小房子很靜。回顧前塵往事，我彷彿聽見自己一路走來的足音，也就是自己教育事業遙遠而貼近的回響。滿載意

義的教育工作，我看為寶貴。此刻，我舒然、泰然，因為教育工作，包括了學生教育和教師教育，於我有着一種欣然難得的吸引、榮神益人的惕勵。

多年前，我曾在一個獲勉的場合裏述志，說：「我熱愛生命，肯定人的高貴與價值，看重教育的社會功能，畢生投入教育志業的學習、工作和反思，致力追求理想與實務、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與貫徹落實；時刻企盼：與校園教職員工及家長攜手並肩，滿具效能地服務青、少年人，為他們成就更全面的幸福。」或許，這也可以看為是我一生工作的嚮往和總結。

二零一三年五月廿五日

港島、愛理軒